

琴台客聚

許鞍華
許鞍華

許鞍華的追求

我覺得，許鞍華是一個外圓內方的人，與她接觸的人，相信都會為她的坦誠的態度所感染。

她喜歡笑，性格是開朗的，與她做訪問會發覺她回答問題十分簡短，屬於有問必答。但是都很簡短，從不轉彎抹角，除非是她所喜歡的話題。

她的態度是認真的。正因為認真，她會堅持她的見解。

《客途秋恨》是她自傳體的電影。在訪問她之前，我曾重看一遍。在電影中，她從小便很有個性，與母親格格不入，到了成年，也經常因彼此不同意見而吵鬧，包括她留英美讀電影，與母親的願望大相逕庭。

我初以為《客途秋恨》中出現的一個棄嬰，有許鞍華的影子，但許鞍華否認了。

她說日本裔的母親才是她的親生母親。她解釋，她與母親的疏離，「因為母親不懂粵語，我們很少溝通，她個性嚴厲，小時候會打孩子，以致雙方關係有點疏離。」

在電影中，許鞍華後來與母親一齊探訪母親日本的出生地，從而拉近了母女的距離。

照許鞍華所說：「我自幼親身目睹母親因懷鄉而鬧得整個家庭雞犬不寧，當有一天她終可回到日本時，又覺得不習慣故鄉生活，加上社會當時掀起一股移民潮，讓我反思究竟應以何種態度面對投奔之地。」

當許母重返日本故鄉，歲月荏苒，童年的人事變化太大，反而感到格格不入。

許鞍華拍《客途秋恨》原意是想探討包括她母親的移民問題，因為這部電影，她與母親感情更親近了。

「我愈來愈深信這部電影的價值正是透過個體經歷來探討移民故事，也呼應了我曾拍過的《投奔怒海》。所謂『投奔』，我們該思考投奔新地後如何處置原鄉與他鄉的身份問題，自我角色安放在什麼位置上，將直接影響生活與彼此相處關係。我在電影中沒直接告訴觀眾有何解決方法，也沒刻意描畫一條方程式展示有此因就必有彼果，若觀眾如我一樣看後略有領悟，就會對母親好一點，相處時多一份諒解。」

許鞍華在電影事業上，從來不吃老本、不斷作新的探索，每次觀看她新拍出的電影，都有意外的驚喜。對於她的新電影《第一爐香》，我們正翹首以待！

(側寫許鞍華之四，完)



■2020年7月28日，作者（左）於香港藝術中心許鞍華工作室獨家專訪許鞍華。作者供圖

大地遊走

中國四大河流行：黃河篇黃河源頭

一整夜的高原反應讓我在騰雲駕霧中登上越野車，大個司機看我閉目養神，保持深呼吸，他說到了黃河源頭牛頭碑之處會告訴我，請我放心。

越野車從海拔4,270公尺的瑪多縣城向西走，很快爬升到海拔4,600公尺的高度，氣溫是零下8度。我血液中的氧氣含量愈來愈少，頭痛愈來愈劇烈，但鬥志卻愈來愈強，因為我要到黃河源頭去，我要圓自己的心願，圓媽媽的心願。迎面的崎嶇山路，你就把我拋到半空中吧；刺骨的凜冽寒風，你就把我冷得渾身顫抖吧；那跌宕迴腸《黃河大合唱》的旋律在我心中激盪，鼓舞着我；那象徵着偉大而堅強的黃河精神在我胸中迴旋，激勵着我。我乘着這雄壯有力的樂章，堅毅不屈的民族精神，直奔黃河源頭的牛頭碑！

牛頭碑舉頭在望，我卻舉步維艱，大個司機從後推着我，把我送到牛頭碑跟前。這是一個以純銅鑄造的紀念碑，以藏族人崇拜物——牛（牛頭）作造型，旁邊圍着雕龍的欄杆，碑上各以藏漢文寫上「黃河源頭」。碑旁有插箭台，那是藏族人對藏人英雄格薩爾王英勇奮戰事跡的崇拜；碑的附近則有五彩經幡，及經幡下的瑪尼堆等藏族人的吉祥物。

我站在牛頭碑前，大個司機告訴我這是觀賞黃河源頭最佳景點。聽着他的話，我舉目俯瞰，天藍雲白，黃河源頭兩個姐妹湖——扎陵湖、鄂陵湖猶如一隻湛藍蝴蝶的兩個翅膀，兩湖中間的雪山則是蝴蝶的身體，栩栩如生，美不勝收。除了兩個大湖，這裏更有星羅棋布的大小湖泊4,000多個。湖泊旁的茸草草地上，竟有矯捷可愛的藏羚羊、貌似笨拙的野驢牛、喜嘍地鼠的小狐狸，和色彩斑斕的水鴨，野生動物們自由奔放的身影，為獨特奇異的黃河源世界添上絲絲動

感，也使我暫忘欲裂的頭痛。

看着牛頭碑，看着「黃河源頭」四個字，我感慨萬千，我請大個司機為我拍下照片，我要告訴親愛的媽媽：我來到了黃河源頭，我達成了自己心願，也成全了她的心願！

但，這牛頭碑，這「黃河源頭」四個字就是黃河正源了嗎？我知道，黃河正源是一湖清泉，這個黃河第一泉才是黃河真正的源頭啊！大個司機告訴我：「這源頭位於海拔4,800公尺的巴顏喀拉山支脈，各各雅山北麓下的盤地。」這泉眼大若臉盆，深若豎掌，清澈泉水源源冒出，為人間送上無盡甘露。「第一泉不遠處是草甸沼澤地，眾多大小泉眼在此匯流成溪，然後再匯聚成小河。小河先匯進扎陵湖，再匯入東面水量更大的鄂陵湖，當鄂陵湖水滔滔漫溢而出，這就是我們的母親河——黃河了。」

但，我能到正源去嗎？「黃河之水天上来」，黃河第一泉就在距離牛頭碑只有幾十公里的卡曲山裏，但我這凡人就是到不了天上找黃河正源去，因為國家嚴格保護黃河源頭，只有得到政府部門發出許可證的人才可進入當地。

我無緣親視黃河第一泉了，我的心坎敞開着淚水之泉……媽媽，您的女兒遠涉關山，卻還是親不了黃河正源，您知道我有多傷心失望嗎？您會責怪我嗎？您會生我的氣嗎？大個司機看着我，他拉着我在牛頭碑前難過落淚，他拉着我登上越野車全速前進，最後在鄂陵湖邊停下，他從車上取出水壺在湖中打來一壺水，「您從遠方的香港走來，就請您親視這和黃河正源距離最近的黃河水吧！」

青藏高原稀薄而嚴寒的空氣中，我和媽媽在不同時空裏舉壺共飲黃河水，河水酷寒，但我知道，媽媽的心是熱呼呼的，她為她女兒高興和驕傲，為黃河源頭地區的保護和發展安心，為青藏高原上藏漢人民的平靜生活而欣喜！

水邊留痕

彩虹人生不應被「蒙塵」

「欣宜，我細個時你媽媽（肥姐沈殿霞）係我哋嘅開心果，她嘅歡樂聲令我哋心情也被感染得愉悅起來，今日睇到你的頻道，好開心睇到你啫，愛你啫！」在欣宜的YouTube Channel留言的網民，表示欣賞欣宜開朗而真誠的性格，頻道展現的雖然是她的日常動態，卻給予人一種感染力很強的正能量，認為欣宜開了自己的頻道，是十分正確。

特別是欣宜和好友許廷鏗的十年友情，網民都表示不禁令人回憶肥姐與羅文的一段難能可貴的友情，再次印證了「誰說男女沒有真友誼」之說的存在；有網民說：「被欣宜的舉動笑死我了，人家大姊姐在腋下『拉』毛巾仔抹汗，她就在胸部位置『拉』出來，真的服了她啊！」

筆者跟多位朋友一樣，對欣宜這位世侄女是十分愛護，見進入頻道的網民十居其九的留言都是很正面，稱收看欣宜的頻道似追劇追「上癮」……總是期待她的Vlog，更喜歡欣宜講廣東話時有英文字幕，講英文時有中文字幕，甚至有網民的暖心留言：「真希望有個懂得欣賞她的人給她一個家，最好是未來婆婆沒有女兒的，可以把她當女兒疼愛！」

而更多的是跟欣宜同齡的香港網民，謂多年來也關注着欣宜的新聞及她成長時發生的事情，網民反問自己若遇到與欣宜相同的經歷時，似乎沒有欣宜那麼堅強和勇敢：「做演藝的工作的確不容易，荊棘滿途，但希望欣宜為事業勇往直前時，更要照顧好自己的健康啊！」

慶幸的是欣宜得到不少人的鼓勵和支持，頻道裏的留言幾乎沒有「黑粉」，資深演藝前輩認為，人的前途本是「彩虹飄飄」、顏色鮮艷而亮麗，無奈有某些人卻將自己的彩虹活成「蒙塵」處處，令前途「舉步維艱」，此乃咎由自取！

秋天的濟南



百家廊

鍾倩

午後外出，發現道路兩旁已是秋天的模樣。樹葉紛紛打着旋兒墜地，薄薄的陽光慵懶地投射過來，形成大朵大朵斑駁的光影。一個跳動，再一個跳動，叫人眼花繚亂，又心生滿足，秋天的斑斕和豐富盡收在這小小的葉脈光斑上，光亮又可人。

好長時間沒有出門了，爸爸離開後，我陷入失語的封閉狀態。從盛夏到深秋，恍若隔了一個世紀那麼漫長。中秋到了，馬路上沒有想像的那樣擁擠，送新生的車輛也很少見，這正是我喜歡的疏離空間，不太擠，有餘暇，剛剛好。行至市井，人漸漸多了起來，路邊的商舖，牛肉火燒、糖炒栗子、江南糕點、奶茶果飲、韓國炸雞等次第排開，有的門店前竟排起了長隊；而路邊攤販，也是喧鬧的，在劃好的一溜白線內擺開，沾有露珠的蓮蓬，紅彤彤的石榴，毛茸茸的栗子，黃澄澄的秋月梨……看着就叫人歡喜。沒有小孩的叫喝，也沒有過多的推銷，似乎一個眼神就能完成交易，裝袋、上秤，然後手機支付，「卡噠」一聲，就這樣把秋天的果實帶回家了。

其實，應該是藉着這些果實把秋天扛回家，與家人分享收穫的喜悅。路過剪子巷，那煙火氣更濃了。老戶人家門前簾簾裏晾曬的花椒，正在陽光下一點一點炸裂，離得近就能聽到「滋啦滋啦」的聲響，門楣上高掛着一串串紅辣椒，紅得一塌糊塗。拐彎處晾衣繩上依次曬着卡通圖案的棉被、床單，還有小孩的棉服，在空氣中輕漾出新棉花的馨香，使我想到棉花糖的味道。

秋天的濟南，是清朗的，也是水潤的。濾掉夏日的躁動，泉水噴湧愈加卯足勁兒，從容，安詳，透明，連黑虎泉的水聲也分明多

了些許棱角。市民打泉水的，遛彎兒的，閒玩兒的，彷彿統統被按下了「靜音鍵」，不，是整座座城市都歸於寂靜，人的心靈也跟着柔軟而閒適起來。這樣的日子裏，我覺得離着老舍先生很近——他在濟南客居期間，也喜歡秋天的濟南，走街串巷看街景，勸業場裏聽聽曲兒，護城河邊打拳，回到家裏伏案寫作，耳畔響着一座城池「撲撲撲」的鼎沸泉聲，不用再像三伏天那樣赤膊上陣，是多麼愜意的時光啊！創作《托爾斯泰傳》的英國作家艾爾默·莫德，他分享過一段感受：「住在莫斯科，晚上出來的時候，看到這個歐洲城市的煙火像蜂巢一片，茫茫夜色裏，一想起托爾斯泰就在這其中，立刻有一種安慰和安全感。」他回憶那個夜晚，說道：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，莫斯科至少有一家住宅（托爾斯泰家），那裏各種類型各種狀況的人在一個人的影響下會聚在一起，這個人身上沒有任何卑鄙的東西，他在最黑暗的反動時期，保持着一顆充滿着希望的心和一個燃燒着的信念，即邪惡的事物絕不能持久，當前的罪惡不過是暫時的。」我也有這種感覺，家鄉這片土地上生長泉水，也生長李清照、辛棄疾、張養浩、元好問、趙孟頫、老舍、季羨林、孔孚……他們對後世的影響不止在詩詞歌賦，還在於那不經意間的詩意映照。六十多年過去了，老舍先生從未走遠，這座城市裏的人仍簇擁在他的周圍，鵲華讀書會、周三讀書會等形式多樣的文藝沙龍，吸引着很多市民的目光和腳步。

秋天的濟南，是淡泊的，也是風雅的。這個秋天，我重新認識城市裏的行道樹，過去一直忽略它們，就像忽略身邊的花開花落。重新認識一棵樹，我像個笨拙的孩童，看看這裏，拍拍那裏。深秋已至，城市就像換了

幕布，一夜之間翻了牌子，梵高式的黃金色盛大降臨，想起小學上美術課，老師布置作業讓採集樹葉製作標本，我和小夥伴潛入對過的大學校園，奈何大樹太高，連蹦帶跳急了眼也夠不着，只好轉戰另一個地方，最東頭的家禽研究所宿舍。我們一呼啦闖進去，兩眼直放光，逮着樹枝就伸手掐樹葉，不一會兒就收穫好多，滿手沾滿綠色汁液，滿載而歸。幾天後，老師辦公室桌上，堆滿一大摞皺巴巴的樹葉標本作業。

多少年過去，回憶起這一幕，我不禁羞愧難當，那些被做成標本的樹葉，葉柄脫離枝椏的瞬間一定喊過疼，流過淚，甚至呻吟過，我對不起它們！但是，我還是忍不住，從路邊撿了一些落葉回家，很多都是破碎的，有的葉柄完整，邊緣卻被撕成了月牙狀，目光盯視刹那，充滿美的布道。一片無名的落葉，似乎預示着一個人走完圓滿的一生，最後淅然落地，也是尊貴的，淡泊的，無所牽掛的。台灣作家簡媜在美國落基山與一棵白楊樹對視，曾十分感慨地說道：「白楊樹一年一度說法，對他人說的是韶華易逝，生命苦短；對我說的是，即使世態混沌江湖淒涼，即使知音離席讀者棄絕，即使門前荒草沒膝枯枝擋路，一個文學國度的人也應守護純粹且尊貴的心靈。沒有任何人觀看，白楊依然是白楊，遺失讀者的作者不遺失自己的筆依然是作者。一世總要堅定地守住一個承諾，一生總要勇敢地唾棄一個江湖。」我想，秋天的樹教給我的，就是忘掉自己，擁抱這個蒼茫而無常的世界。

這次出門我本想去辦事，與秋天打面而過，儼然成為意外之喜。我不禁想到，人世間失去的，大自然總會以另一種方式補償，它用強壯手臂把我攬入懷中，生命的感動油然而生，在心頭久久縈繞，不肯散去。

爽姐私語

林奕兒

黑雨夜聚首

過了一個很不平凡的雙節，如果換作過往，難得地遇上了國慶節和中秋節同一天，大家還不慶翻天？但今年，是異數，在香港不能超過四個人共聚，不能和太多朋友一起慶祝，在家中，也只有自己一家幾口，大家都沒有了那種歡樂的感覺，只是應了節吃頓家庭飯。

過往一定會買燈籠，楊桃燈籠是我的至愛，小時候父母買給我們，幾兄弟姊妹很喜歡，中秋夜大家點燃蠟燭，提着燈籠在門前空地耍樂，真是開心；長大了也會在家掛兩個楊桃和白兔燈籠，吃月餅應節！今年女兒也買了兩個燈籠掛在家，但已經沒有了以前那種的氣氛！

不過今年中秋前夕，一位很有心的朋友，無綫第一期訓練班的蘇淑萍誠邀出席生日會，因為限聚令，她要把要好的朋友分開慶祝，也要我一定出現。在小生日會上居然會遇上我小時候的街坊新哥，那是我幾歲時住大鵬村的士多店少東，因為那時只有他家一間士多，所以很記得當時一班小朋友常拿着斗零、一毫

買零食，他長大後原來當了無綫訓練班的導師，我再在電視台遇上他，又到了後來我的工作崗位改變了，也沒有再聯繫。誰想到在疫情之下，黑雨夜中秋前夕，蘇淑萍的小生日會上再遇上，大家都驚喜萬分，要多謝蘇淑萍的相約，儘管被大雨弄至一身濕，滂沱大雨，然而相識這許多年的舊友，卻在此際再遇上！我們都說人生是何等奇妙！

這夜他們都在說笑說不停，舊同學聚會的感覺太好了，大家都很放鬆，很真情，雖然我不是他們的同學，也感受到那份親切自在！這些同學之中有和我保持聯絡的宋豪輝、張美璉夫婦、有我的同區老友魏秋樺、有經常約我飯局的吳麗珠、有很愛開玩笑的金興賢、有很記得我的阮令濤、導演李元科！



■（左起）魏秋樺、筆者、壽星蘇淑萍和張美璉。作者供圖

復課之後

小孩復課，第一個感想是同學和電腦網堂的模樣不一樣，家長也不知應給什麼反應。那你有沒有和他談話？他說沒有，戴着口罩，大家都不想說話；加上疫情關係，不能隨意去操場走動，小息也不能邊談邊吃小食，上學真的變了只是上課，作為家長當然聽得不是味兒。

當初選這間學校，因為有偌大的飯堂，辦學者亦談到，很想分開課堂及休息、玩耍的地方，所以堅持要建飯堂，現在大家都放棄了理想。學校購入大量膠板做分隔，吃飯時每個孩子窩在自己的桌上，不能談話，對着膠板吃飯。這樣的真真的情願不要恢復午膳了，在家吃飯至少還有家人陪伴。

朋友的孩子在言語爆發期，剛好遇上疫情，公園關了，Playgroup關了，只能讓朋友的孩子來家玩，但發現孩子都不太習慣與其他小朋友玩，便有點擔

心。未來的日子要「收復失地」——學懂如何與人相處溝通，看來也不是易事。他說了一句警句：知識可以補回，有無窮無盡的知識等孩子，但基本的處世和社交技能，家長去教也沒用，一定要孩子親身體驗才可領悟。

疫情之下，我們犧牲很多經濟活動，也犧牲很多社交機會，家長要做的是在疫情之下，盡量好好教育孩子，教好衛生和養生，但不能以恐懼渲染他們，解釋病情數字之外的事，讓他們理解世界的變遷。我們只能適應變遷，但視像會議之外，一定要讓孩子體會到人類文化的可貴之處。

記得在網上看過，一個人類學家說過：「人類的文明是由一個個傷者照顧另一位傷者開始，因為這行為包括了關顧、智慧（找藥或包紮等），以及共同面對一個問題。族群就是慢慢這樣建立而形成的。」

鵬情萬里

趙顯飛

對四季的感知愈來愈不靈敏了，尤其是長居香港之後。隨時走進超市或是街市，寧夏菜心、西紅柿、娃娃菜、西蘭花、西芹、韭菜，永遠都有得揀。國產的紅富士、美國的紅蘋果、西柚、葡萄、香蕉、梨、西瓜，四季不缺。在白光燈下，異乎尋常的鮮亮。偶爾在街市，也能撞見葉子肥碩根鬚完整沾着紅泥的菠菜。不大喜歡吃菠菜，但遇上了一定要買一把。只為回家洗菜時，看着白瓷池子裏的紅泥水，一遍一遍地淡下去。幾代人從事稼穡，香港人的白皙和整潔裏，有一種亮晶晶的脆靱。每次走過中環，看到沿街櫥窗裏擺放的精緻物件，泛着溫柔的光，和街上匆匆走過的面孔顏色接近。

果蔬供應不受時序限制，嚼在嘴裏少了期待。咬一口蘋果和吃一朵西蘭花，停留在舌尖上的味道沒有分別。有時候在廚房切白蘿蔔，白淨水靈的圓餅乾，齊整地倒在刀下，忍不住捏起一片放在嘴裏，不期而遇的辣味，冷不丁激到眼睛濕淚，沉澱已久的記憶瞬間復活。食物的獨特味道，跟老情人幽怨的目光相似，不經意瞥上一眼，心裏的焦灼恐怕半年都揮之不去。

泥土的芬芳很抽象，領略過的人深諳箇中幽微的氣息。

在泥土裏掙扎過的人，對食物仍舊保有敬畏。

老饅頭

比如我的舅舅，我比較少提及他，人前或是文字裏。他的年紀不算大，生平寥落，遭際可嘆，殘年風燭也欺他，便提早燃了起來。母親談及舅舅說得最多的，便是舅舅年幼時，在富裕的親戚家吃過一頓飽飯的感慨。舅舅說，每天都有白麵饅頭吃，就是上了天堂吧。

算起來，中國人最近的飢餓史，才剛過去了五六十年。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，通常被稱作3年自然災害，或者是3年困難時期。食物嚴重短缺的情形，已經超過了生命的極限。我的父母都經歷過那個時期。我問過他們，關於飢餓最慘痛的印象。父親說，還是小孩子的他，最深刻的感受，便是戲樓上坐了很多從河南逃荒來的姑娘，只要家中尚有餘糧而無老嫗的男子，就可以走上去領一個看着喜歡的回家。母親除了說舅舅關於白麵饅頭的感慨，還說了一件事情。

母親的族叔娶了一個來自甘肅的女子。每年秋收後，這個女子就要帶着糧食和錢，回一趟甘肅。在那片更為苦寒和貧瘠的地方，她法律上的丈夫和孩子，需要她帶回去的錢糧活命。這並非個案。沈從文的湘西故事裏說過類似的版本。愈艱難，女人的隱忍和韌性，愈能超越倫理和世俗，延續最珍貴的生命的命。

這位相貌平順的族裔，最擅長的便是蒸老饅頭。與其他人不同，她在蒸饅頭時，會在蒸鍋

裏點一盞硫磺燈。也正是如此，經她手蒸出來的饅頭，不僅勁道香甜，外皮也格外的粉嫩。

蒸老饅頭最得力的地方，是上一次發麵時特意保留的酵頭。這塊酵頭取代了南方酵母粉的發酵地位，發酵出的麵團內裏呈蜂窩狀，蒸出來的饅頭，熱的時候鬆軟香甜，冷的時候瓷實有嚼頭。

可能是入秋了，身體發出了儲備熱量過冬的信號，特別想吃老饅頭。對於老饅頭最好的吃法，是夾餡饅頭。最常見的餡料，炒青椒、油潑辣子、辣臊子。新摘下來的新辣椒，切圈，用菜籽油炸炒，夾在掰成兩半的饅頭裏，咬一口油香辛辣，夠香夠味。油潑辣子是最家鄉的做法，白芝麻、辣椒粉、鹽，把滾燙的菜籽油潑上去，油香四溢，辣味噴鼻，夾在熱熱的饅頭裏，溢出來的辛香，會麻痺舌尖模糊意識。辣臊子是夾饅頭最奢侈的吃法。新斬的五花肉切丁，在鐵鍋裏慢慢地熬，放一點八角，放一點鹽，喜歡的話也可以放一點茴香。大火爆炒之後改小火，煨得肉丁入口即化了，倒入一勺辣椒油，拌勻，盛出來。

新出鍋的饅頭，掰半開，留一層薄薄的饅頭皮相連。把五香肉丁塞進去，再灌一勺肉汁，待饅頭吸飽了汁，手上稍稍用力捏到嚴絲合縫，咬上一口。香咧的臊子，吸飽了油香的饅頭，在口裏融合聚爆，彷彿享用了人參果，一下就忘掉了所有的煩惱。